

C40-4514

意不到處說此一段大事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
法妙難思只此兩句說盡法華之旨便是如來禪轉
過卽祖師禪也柰何人不易會心識紛飛故歷代祖
師千方百計要人了此念頭開箇問頭答語令人向
答上頓了自馬祖而下問答處發悟者十百千萬不
止傳燈一書所載之人而已唐宋以來問答者久久
習成故事輕如戲論不能發悟縱有悟入亦無受用
故祖師家翻出箇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法子令人
把古公案或問頭或答語剪取一則半則蘊在胸中
把兩端意識一截截斷便去不得去不得不是了手

C40
4514
(279)

後序

三峯師翁開物成務之功振興摧闢之力發諸語言
被諸行事嚟狀以應身大士來支臨濟其無師樂說
之智辨如雲門其始終化迹又如雲菴雲菴天縱自
狀定宗旨於黃龍師翁欲振起楊岐乃定名於金粟
其悟門廣大說泐如雲涌川決筆記者莫能殫書狀
猶哀聚成錄得泐語三十卷廣錄五十卷顧命時親
持藁本以結集囑我和尙我和尙再拜而受祕重大
泐藏笥篋者二十餘年庚子中秋住雲岳慨狀念淖
沲大宗定于隆祖隆祖得真子應菴與妙喜竝驅不

再傳漸見衰落其間雖有仰山天目崛興爲一代龍
閥瞿狀視其後終不甚昌大逮金粟悟祖與我師翁
一虎步于前一龍驤于後從上綱宗致廣大而盡精
微莫之有加今據大宗之庭宜事結集卷軸浩繁摘
要四編曰三峰和尚語錄蓋取渾金璞玉不事雕鐫
應物垂慈楷模百代若夫險崖慣拶鍊壁孤撐或渺
狀如雲漢之高或浩狀若江湖之決波騰浪蹴魚龍
盡迷其方地轉天廻鷹隼旋失其勢海水一滴全用
百川于此入門堂奧斯在嗚呼我和尚之心亦苦矣
雲岳當四衝八達之衢接納煩劇未竟厥緒今辛丑

政向王不得處發起勇猛忽然情見斷絕猛地撞著
一聲一色一語一默一棒一喝頓明出身路子再不
重來向生死過日此名快活人便不落有修證無修
證等法如此了事方好親近真正識宗眼宗師十年
五年依止究盡中間微細之惑細惑盡法見自忘方
好隨隨養道自利利人所謂話頭者若昔大慧禪師
把竹篋子示人曰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竹篋則背
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只此四句將一箇竹篋子實實
落落頓在目前于事物參去不得向心窩裏看本性
妙心等楞嚴經題謂之事究竟堅固夫事上究竟得

其堅固者是從事物證之者也切忌向理上解會若
理上會便是意識法華經曰是法住法位法位事也
大學亦曰物格于物上透不愁不悟不了只因人一
向習講道理故讀此等書仍把道理會去直是可惜
故叅禪貴在事上著力一事透則萬法了法了則心
歇此法一了何所不會呪語符章件件洞達實非尋
常人所知故禪之尊貴未易家喻戶曉以非明白法
子也崇川夢叟寄語山中索祖師話頭將力參力究
作向上人行履不覺忉忉及此若夢叟果是他家種
草未覩此卷便當付之水火隔江慢罵始得其或眼

目稍轉便須快讀一過

示于磐鴻侍者

大都學道須求正法正法者不著有不著無不落又有又無不落不有不無不走出四句外空空不住在四句內流注左不得右不得前不得後不得中不得邊不得是不得非不得對一切萬事取捨不得放閑不得把箇竹篋子話頭盡力提起千淨萬淨忽然如生龜向太虛空裏盡力一淨淨出龜殼渾身鳳毛五色絢爛飛過極樂世界與共命鳥同談般若始得

示子貽居士

問頭如兩路甲兵水陸竝進答處則非凡卽聖墮鋒鏑中所以開口不開口總是生死起念休念都無避處若人于問處討得箇轉身吐氣撥轉泰山壓殺螻蟻令老胡無開眼動舌處著著虎口棒棒見血自己分上不動一旗一鎗百萬魔軍一時擒下將長蛇陣卷到結角羅紋裏頭也是飯飽弄箸何必何必

示師黃居士

見得面前山爲什不見背後壁聞得百里雷爲什不聞穀中語寤時件件明白爲什睡裏不分明且道生在者裏因什得生忽然死去爲什却死只者疑處還

可讀書明得否思量明得否問人明得否者裏旣明
不得如何喚作頂天立地底人若是此處放不過不
得不以參禪一法直下討箇下落參者兩中著一三
物夾持透不去處畢竟要透是也禪者有無中三不
可得處得無所得是也下手只在兩頭去不得處務
要明白朝夕六時臥起行立畢竟放不過千疑萬疑
憤不過一旦心識迸斷觸境逢緣一擊粉碎將碎底
倒持無物不破然後回看前來不明白處明白處都
是一場好笑爲何聲青山雲出頂碧水月來波

示松陵沈居士

一物堅如鐵山搖撼不得一句重如金杵撻觸不得
以不得破不得回不得作不得至于不得不得用此
不用何須更見得與不得爲得不得哉居士但將此
沒奈何話頭于沒奈何處極力沒奈何去以沒奈何
破沒奈何復于此破破于破破作一口金剛王隨手
揮弄則治天下度衆生有何難哉誠能如是操略管
取一生事辦也

示岷陽居士

工夫須要心路坐絕纔有行處卽是魔羅門戶譬如
枯井中孤得一線光明便能走脫大凡走得脫是解

脫溪坑可畏之處直向轉身不得處努力求出亦斷
然不從脫處脫去惟其脫不去正好用力用力不已
剗地一迸空有中間三路俱破單單用箇無孔鐵椎
橫摧豎擊住手不得和身向海底裏沒頭輓去耳

示了素二禪人

大凡學道人先須具擇法眼擇法眼正則叅處得力
叅處得力卽入處眞實入處眞實卽用處斬截用處
斬截卽情見語言皆無滲漏無滲漏處轉入轉溪越
叅越透曲盡五家宗旨閑熟五十三善知識事竭盡
情理于情理處隨順情理所以欲做工夫首將世情

善惡順逆好歹是非讚罵毀譽視作空雷水棒杳無
起止然後將平生所學道理經教一總抹殺于所修
所證一切工夫境界佛地上事魔地上事都總拋家
散宅又不于拋散處立是于不立是處放開寒便加
衣饑便喫飯看箇話頭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竹篋
則背橫來豎去壁立萬仞勿得二路上著脚勿得中
間透去勿得退後沉沒四面去不得處發大勇猛眠
不得坐不得要進進不得要罷罷不得盡力跳盡力
想只是無可柰何正在不柰何處忽然一迸因原來
是者箇道理回觀向來種種夢事總是總不是到者

裏尋箇有來歷宗師拌身捨命服勤承事求箇大了
當處大轉換處大透脫處弗得離師太早直須忘盡
我相與二祖事達磨捨身求半偈相似始有後來一
段光明又勿得向傳授死法子處將就了當此最是
小人情狀大可恨者若得見處透盡行處相應無滲
漏無習氣剗得了當當脚尖頭處處踢出佛來更
要問你大死底人既脫生死爲什命根不斷古人到
者裏住山住洞坐死關正爲此也珍重

示平休禪者

象禪是出世最上大事先選人品德器若人品果無

作怪奇特玄妙高險居常惟不識不知泯泯在衆而
形儀挺特志氣出羣者此好人品也德器者居常戒
律不持而自淨在衆無礙而善荷負法中事此好德
器也然後令渠觀察目前事事物物勿落有無凡聖
是非好惡空假等言意一落此等便是輪迴生死之
心務在兩頭坐斷心路不行行不得處盡力求箇轉
身吐氣假如事事喚他名字不得不喚他名字不得
兩箇不得畢竟要向不得不得處一棒一喝一言一
動俾世出世間萬事萬法一齊打轉橫出直入目朝
雲漢不用絲毫挂搭清風走空明月落洞更無一點

疑關那時尋箇好師千鍛百鍊鍊心鍊法鍊人鍊骨鍊到白牛露地不出其位久久當自有受用也

示儼公去疾二居士

大都聰明人學道多用心意識領荷不能自肯縱然會得些子却與學問相似于有心湊泊處覺得也好于無心霍亂時便覺不穩以是回頭轉腦愈叅愈難便疑佛法無什靈驗日久歲淡置之閑處竟作退道心人而不自知其過在何處可惜許也若是真心不退漢子不要將理會處恬靜處快活處作禪道佛法會爲何聲以此快活恬靜等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堆

頭事覺得身心安靜是色蘊覺得便是受想行識蘊此魔業也若以此心意意識去學禪是學魔耳非學佛也直須把前來領荷底一手推開不走者魔路只在去不得底所在研之磨之若有明路又與抹過再研再磨千不是萬不是一旦聰明心盡極力一淨自然頓斷平生識路當下自肯自肯之後須得眞師良法重重鍛去法中聰明一切心盡方是得道若眞得道便與尋常人等耳豈有奇特受用玄妙等魔事哉儼公居士于此有疑請決老僧適去疾居士書來法病頗同因書此與二居士并徧告法中一切聰明心

學道者竝宜鍛盡知識去盡受用洗盡佛法忘盡道氣爲得也若以聰明心務要佛法有些好處則大背道階竄入惡道矣慎諸去聰明正是大聰明人不是反鈍却也

示公因居士

欲識祖師巴鼻須從前來一派發源處看透然後一切老古錐種種差別言句翻精作怪處不消一捏粉碎所謂發源者何卽從世尊降生周行七步指天指地唯吾獨尊領得便見四十九年橫說豎說字字如鐵橛子相似畢竟不落他浪罅裏沒溺此處不疑卽

于拈花一笑處不疑拈花無疑卽于倒剎竿諸傳法偈不疑偈上不疑卽于初祖無功德不識處不疑不識無疑便于身是菩提樹菩提本無樹處無疑于此便見得擊碓擦牆搖櫓張網引頸受刃以鉢降龍消息見此便見磨靱消息便見馬祖舉胡餅扭鼻百丈捲席子作笑作哭消息既知者箇消息若識不透釋迦雙趺示徒溪溪密意便識不透豎拂挂拂及馬祖末後一喝消息便識不透黃檗吐舌消息若識得者箇便識得三頓痛棒道理便會兩打兩喝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識得臨濟道理便識船子覆舟德山巖頭

末後句同條生不同條死句便會仰山一二三子
平日復仰視香巖獨脚頌五位君臣五位王子六相
義雲門雪峰三句周遮開闔種種宗旨識得者宗旨
便曉得尊貴之旨既到尊貴便曉得滄山大笑纔曉
得石霜休歇蓮花峰不肖住高峰出世後入獅子巖
此處曉得便知暫化振鐸而去隱峰倒卓而逝到得
與麼田地方能如泉大道躍入龍潭入得龍潭方好
學他喫酒肉學布袋和尚行履學皓布衲行履所以
布衲書七佛於衲上有人學之衲曰汝何人敢學我
耶其人吐血而死學得皓公方好學無厭足婆須蜜

千態萬狀出不得指天指地者一指頭禪神通變化
俱非作意要之不過一悟字耳今人稱悟或恐悟不
盡所以千悟萬悟不怕多又恐無師承恐入邪悟
夾雜不盡須仗作家鉗鎚千鍛百鍊鍊之既之久之
復恐凡聖二情又作自己不知乃復再勘再鎚永不
復敗屈方好離師自養亦須住山少緣淡薄無味十
載二十載萬不得已龍天推出不過虛空中蕩過雲
影子相似豈是實事雖然末法禪道壞已極矣不得
已因時因節向窮山冷地遇人先爲指點一言半句
雖聽信者少亦爲人植種此高峰先出世後入山二

祖先傳法後調心意也此語我常于室中與二三同志者說會公因居士信嚮此道遂縷縷書之令其尋常冷眼一看若得透頂透底異日于塵勞中提拔俗漢作末法種子畱爲千生萬劫佛祖眷屬庶不負靈山囑累之苦切也公因勉之

示戒初上人

叅禪人第一要絕却修行道理知見洗滌到默樁樁如木如石無些子人情世態飯來卽喫茶來卽喫屛得屎撒得尿而已此則聖胎已辦開悟無疑若臨濟三年在黃檗會中時景象睦州知爲大樹無別奇特

學問也然後遇有手眼師友相木斷器一斲便就不費些力若不遇得好師好友只要當人自發勇猛擇箇緊峭話頭令世出世間一切心路直下坐斷如銀山鐵壁打得徹底忽然沒要緊一打打得洞然無星子存剩到此勿坐在前後際斷處做了空空外道務要如古人明取青衫柏子不得語句上生解路不得看一句作無意味話畢竟有箇大了當在句裏畢竟有箇大意旨在句裏畢竟意在言句上畢竟意在言句上會得句又要會得語會得語又要會得句句語俱會要用處實實有力有力處不得有力用一句

中須要分出千頭萬緒果得如是活句便不墮在死處如是用得便著著在用上去切勿墮體體是心性心性便是意識謂之軟洋子直須拔脫心體立在句上方得硬糾糾地若更見得枕子頭上主人卽是到家一橛也此一橛謂之枯椿謂之我相正是生死根本蛇不化龍難爲雲雨到此便須看箇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果能如藤倚樹上了得一橛然後看樹倒藤枯此處不可意思便了須是真正打到者箇田地地方好于呵呵大笑歸方丈處重新叅起此處最難理會卽使古人大根大器亦要窒礙在此十年二

十年若得痛快明白又須從頭叅起在一橛中看一切法大凡宗家各相再無相同底須要各各不同件件分擘得清清楚楚毫無溷雜又須于大法中重新叅起賓主互換與奪開合機先先機大機大用大機之用大用之機換在那裏藏在那裏半身全身有頭無頭有尾無尾此等變態一曲盡居常只在人羣中目朝雲漢過日人來乞寶拈些子布毛砂礫度與自己決不到者裏住到此方好將三條篾牢束肚皮提一柄鋤斧子住山養道去養得白牛鼻下無繩放他東觸西觸自然水米無交不論行履是不是總是

眞工夫切實處又不可見得此事將凡聖二心重來簡點照察如何可行如何不可行若一落此便已出位便已放豚便是傷他觸他小心害却大事又不可道此事不涉點簡便落放任走出兩頭墮坑落塹最爲可畏以上略舉途中曲折得其影略而已珍重

示淵充茲首座

移花接木先植其根根浮動則花木死抱法求人先辯其器器輕破則佛法危故根器有中行有狂狷中行則磕著便了狂狷則鍛盡自成惟在師有培根鑄器之手資具死心就剷之誠二者緣合不論智愚久

近靡不成果夫根者卽易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也蓋河圖最初未下之一點爲根本智漠然無心無物無我生生化化自此而起此正學人死心塌地如癡如兀如木如石于此一念萌動但有求道之切未有行用之能在本卦卽初九之潛龍勿用也入復卦卽天根也故此爻潛攝六位包羅餘卦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蓋未動則爲根器旣動則爲根本智未動者未悟者也動則發明根本而未有行用者也惟無用則其根剛大以無心行用故謂之龍及乎現躍飛

亢亦皆無心故卦中位位少他不得潛龍者譬如臨濟在黃檗三年力役埋沒初未有識者睦州見之喜其根器如此異曰定成大樹蔭人乃再三勸其問法及問著便與一頓痛棒三問三打而濟屹然不動巍巍乎大人哉所以傑出五家子孫代代如龍如虎源流長皆于潛龍勿用時得來者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如普化與臨濟道不相上下乃甘心承事故掣風掣顛至死竭力贊化此不自出世而密應九五正以無心爲己卽潛而用者也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如古人開悟得法之後事師服勤

泯泯給侍不啻童僕出不得住山養道入不得秉拂贊化棲棲焉無意于用如稍稍動輒爲出世之玷朝夕若有憂懼者然又如盧能逃難張網等亦是也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如汾陽閉門高臥瀏陽乞食鄉村風穴單丁法昌對木羅漢說法龍山溪入不出世可以陸沉可以贊襄可以出世其脚跟無一定之趨本心無心任緣隨遇而宗者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如禪師出世上爲王公尊禮下爲四衆歸依荷負大法教化弘施尊居人天之上然豈其心乎上九亢龍有悔此如覺範妙喜遣南瘴之鄉棲賢民衣黃

龍下獄時乎時乎于此無心無入不自得矣此政菩薩漢自淬勵隨其位之所在無處不用其潛者也至若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則如酒仙蜺子大道布裙布袋浮杯之流異類中行漠然不知天地爲何物六位所不能攝八卦所不能該蕩蕩然魔佛之外至矣至矣然此一位疑溷不少狂人稍稍有見便學皓公書裙皓詞之曰爾何人斯乃敢學我吐血必矣果吐血死泉大道入得龍潭人能之乎杯渡不驚鷗人如之乎若作意神通竊欲混入便屬魔業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卽此最初未下之一

點爲元故首出庶物及乎隨遇則萬國咸寧苟人致力于此謂之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苟不致力于此則流入他卦不中不正凶咎必矣此乾元之所以統天也故曰乾元亨利貞所以凡接花果者先辯其根觀其氣味相似卽截其柯榦勿使自生枝節但取其生生不息之正氣貫達名花嘉果之移蘖幡然與古本不同眞能奪天地之造化但不可授以非根耳苟非其根則花果死而枝節仍生矣根有柞栳者惡習難變不中接蒔者也又有雖非柞栳而易生枝節者縱可教可入而舊習潛發以害正者也有雖不生根

節接後搖動而死者物欲動其心縱得法擅入惡道
師承不能懸救者也此皆非根之謂也法華曰在所
遊方勿妄宣傳正誠爲師莫輕付授莫輕放人務在
定無轉展方許住山養道去死心就接者只具木石
心腸惟切求道而已培接其根者剷盡枝節纔生便
削纔削又泥密不通風使其蒸蒸不息之正氣開發
不已不知不覺皮骨相接氣味亦投憤然一迸則繁
花開而緬葉茂已然後滋之以雨露照之以日月噓
之以春風實之以陽氣生生不已而果熟矣若更生
摘得便不馨香者也此黑豆換眼之手段也茲公茲
公欲成佛果須具佛根佛根無他只在不識不知赤
身就鍛乾元之謂乎汝能具根弗恐老圃無蒔花果
手段

示在可證首座

古人出世法緣之旺得大法嗣者以其叅方時先具
三種心曰爲衆曰爲人曰爲師三種心重則如臨濟
在黃檗泯泯于衆力作不露一些子頭角或如百丈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或如汾陽極寒而不缺夜叅或
如龍興爲師而力作佐輔此其所以源流長不致
削弱也今人惟圖自悟悟後自養出世後自大此法

中大病何有光大久遠哉老僧犯自悟自養之病所以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千人憎萬人恨豈不是公等今日之鑒公亦無自大之病但恐善自養而嬾爲人將何爲菩薩利生事耶法門斷絕念之念之

示聽石敏首座

問著卽下語不出礙塞殺人便合拌命叅去務要下得語出亦不是下得語便是禪道直須眞正大死一番情塵脫落回轉頭來出得身通得氣下得恰好方可謂之語若是眞正大死再活底人語無滯礙隨處轉轉轉地更須自辯如何是有句如何是無句爲什

麼又道如藤倚樹大是可疑不可放過者裏須要大著工夫親證如藤倚樹一番終日竟夜向裏許安身立命著衣喫飯喜怒哀樂一動一靜不得走作者一段子若識未盡或猶有走作處只在者裏撕掇最是喫緊不可便要向下句圖快直須于此相應便是一節工夫完了也古人所謂得一概謂之斷貫索出境不得再看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者裏却是來不得亦不得輕輕下一語便當了事大須仔細不可妄道曉得爲山大笑歸方丈意旨便爾狂放最要細研大透大徹方曉得馬祖喝處百丈耳聾處黃檗吐舌處德

山歸方丈處又須再向托鉢公案著實參究一番盡底無疑然後日用中有觸犯無觸犯逆順處來得來不得見女人竝處如木石否上刀山如牀褥否坐得去否立得去否去得喚得轉否所以高峰道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爲什命根不斷祥庵主道古人到者裏爲什不冒住石霜道一條白練去者等說話可是輕易放過底麼若是不曾真到懸崖撒手絕後再甦于再甦處徹底透過古人言句只在古人言句上討滋味零零碎碎見得透得只算得箇學來底掠虛頭漢自己若一擔領過則大妄語成墮無間獄無人代

汝生受莫言不道

示繼起儲上座

道無終窮參無住脚曲盡大法之後正好向死死公案撞壁撞天如高峰蓮花淡淡究取出世也如此棲巖也如此此是老僧骨裏印

示森如禪者

識得機從平地而起便須機從平地而倒向機前白雲溪處過日若見漚興便與漚滅踢翻大海乾盡觜體開開口便見舌頭轉轉身定知脚底若見道機鋒轉語有什用處定是魔說也至若三玄三要四賓主

不可不知知盡法忘方在機前過活耳

示澹忘禪人

入得一槪是功勳邊事如透過銀山倒使轟雷破山
破空破破目前未許一醯雞蚊蟲相泊直是無什身
心世界可當情但是者些子猶在更宜看取有無句
公案盡情翻轉直向最後行履又須于師承邊曲盡
諸法將禪理教理儒理俗理及與無理都做一箇鼻
孔出氣舉足動步局矢撒溺無一處不是者箇道理
然又一總抹殺向那邊過日在者邊尊貴雖然那裏
有與麼事

示人華惲居士

羲皇示至文于圈○畫一問祖師示至文于言棒表
蓋圈之畫之非直圈與畫也其圈畫之間則有賓主
開闔生殺彬彬互換交錯以示乎其中者也言之棒
之非直言與棒也其言棒之間亦以賓主開闔生殺
彬彬互換交錯以示乎其中者也故知目之所擊耳
之所經足之所履手之所執無非交互之文而中在
焉故其圈不圓其畫非截其言不語其棒非斷一聲
一色無非大公案大圖書傾海墨不能書盡其文翹
萬口不能言盡其句以物物皆中以見天物物皆未

嘗言中與天也故圖書言棒不待更拈而草木風雲自然敷演于無窮矣此學以一貫非有二也功不浪施只在看山聽鳥處耳如是作文如是學道如是見性如是經濟撮土爲金將火作雨隨地興雷靡不具足工夫豈別有哉下手處先于中夜睡熟無夢便能伸脚縮脚次于下牀時亦能披衣整冠推牕駐山雲在石開戶掬湖光于案粥飯隨時賓主交往處處皆主中之主未曾走作如八陣圖中惟有一枝令字旗隱隱揮動雖塵沙頑石無用之物皆有彌天殺氣亘古亘今不可磨滅又如峽水怒春曲曲有力如此過

日便是真正工夫矣珍重

示持戒者

無念卽戒無心卽禪無戒無禪卽佛非佛又何言受戒言叅禪言證佛者耶雖然不戒則不得無念無念則成寒灰枯木無禪則未得無心無心則爲古井乾潭無證則落頑虛何得成佛故知證佛叅禪自持戒始旣欲持戒須識心體心體無緣如空中日一切見聞知覺緣之卽屬染汚直須時時遠離不使一點黏著如出水蓮花盈盈落落中空而外潔蕩蕩然泠泠然目如懸鏡耳若空谷遇聲遇色一切平常心如木

石相似自然絕情絕理不動不搖滾滾隨俗超超出塵動止與威儀冥合伽黎飄飄鉢次第不待瑣細全體現成懸知戒是心戒本來具足豈可以持犯開遮種種名相爲律哉知心是戒何敢觸心知心是禪何更擬心知心是佛便好歇心知心本無何妨用心何妨持戒何妨叅禪何妨證佛何妨入魔何妨出世入世爲自在人去公今持戒請自無念入

示看教者

教中人叅禪最難下手只爲他平日學得底都有言路意路言思不斷動落四句法之外道不覺不知與

之沒溺蓋世尊一代時教于觀星時悟得有口難言三七思惟學得箇說法底方子卽信凡夫小乘菩薩如來五種法式打開九十六種外道之四句法影略而說故有時以人天教確確說有有時以無常法確確說空有時以無明無無明說緣生無性之初空以通大乘有時說卽色卽空爲菩薩之始有時說色空雙泯爲菩薩之終此等說法不出乎有不出乎空不出乎卽有卽空不出乎非有非空外道執此四句斷斷不能相通故爲心外有法凡夫實有小乘趣寂二乘知無明行等皆屬緣生而重于無處菩薩雙有雙

無妙在互交雖以四法破四句然四法卽四句也故經中說有處每以空遙對應之說空處每以有遙對應之說卽空卽有處常以非空非有照之于言內言外說非空非有時常以卽空卽有照應于影略之間故經旨自密言路自顯尠有言顯而意不密者尠有意密而言不顯者顯之于密非但以經呪相待而言而顯密圓通政在言詮之內柰何講者不能盡諳其祕貴在銷文文有則談有文無則墮無有空或雙墮而爲攪亂有空或雙非而爲空見此繇不知覩星之旨動輒負墮講者之過非經過也惟如來禪則不然

非盡則卽來卽完則非到二句成則雙非二句非則雙卽是卽非卽交互礙互結互融如一箇絲初理而後亂了無頭腦結結歸一不可復解此如來邊事結頂處也若教家人看到此處方好叅禪其或不然舌頭尚利不可與之說法此宗門家沒柰何處也公向游心教理必透此玄果透此玄定死句下若死句下正好看箇話頭話頭者不可看心看性看理看玄須離却心窠裏單單向事上看取謂之事究竟堅固若一落心窩便溺軟處不可救矣須實實將一件物事作表叅之古人以竹篋子作話頭曰喚著竹篋子

則觸不喚著竹篋子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畢竟
喚作什麼你若纔要開口便與一掌向沒下手處參
取只者一箇竹篋已收盡了世間種種法收盡心性
種種法收盡凡聖諸路等法勿得生出心言惡路只
是橫結目前時時件件總是箇竹篋盡力參盡力憤
不可悠悠忽忽空過一生須是著急著急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自然不思議境作大噴發那時相見更須
喫棒在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三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四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書問

復金粟老和尚

竊惟法門事大任荷自心者苟非溪得祖宗的骨之
髓那可承虛接響喪我兒孫若于授受之際稍涉鹵
莽如指南倒置豈獨千里萬里之謬而已此藏所以
褰裳濡足于法門有臨岐至再之請耳至若中外洵
洵之議何足知此血心哉今去臨濟五百餘年之遠
而其堂奧之旨猶未狼藉藏嘗走問諸方老宿無有

能應其請者蓋以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
破耳藏謂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那可一時以舉
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別行坦路耶
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
子皆笑之其言痛切可爲寒心此又藏之所不敢不
告者也惟望和尚洞此至愚之誠鑒其玄要之請俾
後世興起之人確有本據勿使狐狼野豕溷同獅吼
則佛祖幸甚法門幸甚

上金粟老和尚

無上正法自威音一圜七佛交截四七二三雙頭獨

結而馬駒脚下三頓棒頭橫開豎合賓主之機愈玄
愈實所以有雪巖之英特高峰之出羣代代智過於
師雷霆火烈至今綿遠振起爲萬世則師承法印之
力所持也法藏夙緣何幸得獲上傳憶廿九歲揭高
峰語錄宛若自語因發大心叅禪言我若大徹之後
誓紹此宗萬苦千辛至四十歲于折竹邊捉得落地
枕头那時心胃早已承嗣雙髻了也及叅濟上玄要
賓主淡見祖道不可草草愈入愈深既透濟宗旁叅
四家兼搜河洛因見寂音尊者著臨濟宗旨遂甘心
此老願宏其法自謂得心於高峰印法于寂音無復

疑矣乃復發願弘兩枝法脈合起臨濟正宗凡遇埽
宗旨者力爲諍之不獨負荷滄茫將使雲門瀉仰曹
洞四家遙承近續令五宗再燦願世生生爲接續
斷脈之種所以醞釀有年揆披不滿提持之暇屈指
諸家知和尚乃高峰嫡骨正傳敢不一探堂奧向于
金粟山前叨承委付然尚苦攻力辯往復數四種種
具諸語錄流布諸方茲因吳門北禪之役舊叅新學
一時來集咸勸乘時拈出不昧先宗藏不獲辭謹以
生平願力披肝膽於侍者之前倘和尚一棒血流三
翻火滅藏敬將高峰一脈與寂音臨濟佛祖威音併

老和尚向北禪堂前連瓣香炷作一爐燒却免見貽
害諸方用報法乳之恩不揣下愚敬陳陋劣伏惟大
慈照亮不勝企仰之至

復竹庵關主

世尊觀星悟道之後爲不明大法但得涅槃心開口
不得故曰若欲說之無下口處不欲說之衆生無解
脫之期三七思惟忽然悟明大法大法旣明方纔入
得差別智方能說三乘之法以利衆生所以古人言
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善財南叅五十三善知識
皆明其中事也今公所見不過象王回顧獅子嘖呻

妙峰山上七日不見而別峰相見者便乃安心樂意以爲究竟而不知起脚力叅尚未萬分之一中間微細具在五宗旨趣中若臨濟三玄三要賓主料揀照用未曾入他堂奧而妄欲以一棒一喝籠侗真如即便坐著謂之天然外道非佛弟子近世競抹宗旨幾致滅絕幸有托鉢公案守廓侍者五祖圓悟大慧等章一一備露面目何可躡等自便忤逆先聖賺害後生其罪過于殺祖殺佛某嘗力爭此事謂寧以此身入無間地獄斷不可坐在一悟便了之科非過激也香嚴獨脚頌當細細叅透再進諸家苟一處不明則

一分無明未了故不惜眉毛溪相激勸耳公若果是有人氣者必不可放過此生甘爲下賤而不入尊貴之域也

與蔡雲怡祠部

盡世出世間法都虛作一箇問頭便如掇一箇沒量大底火坑出來擬答則四句森然三心頓起那有一人不被他燒却除實見得者一著子一向閑極無事滾滾地過日但向他拈出來撥空作火處略拈些子虛空作水與他一時烟消火滅所謂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是也此事不在久久做工夫得箇前後際

斷方沒生死須知目前萬法本自硬糾糾地原沒生死以凡聖兩見妄執事理生出許多生死如今只指出目前一動一靜如雲過石似水落溪入淨入穢原來無事何等具足不犯纖塵只是動處要了拈空塞空以幻滅幻不犯鋒鏑籍沒他根種而已然此事又不可自生格則若自生格則便已多事不如看他古人當機處有言無言原有樣子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圓悟別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看他當機輕輕吐出如百萬輪樞一齊俱發不見頭尾雖三世諸佛列代祖師一齊問及

亦柰何他不得乃至千奇萬怪變亂異常不過教人隨事了事當機息機平生只在毘盧頂顙上踏過不留鞋跡而已古德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又云句中無意在句中意句俱馳意句俱遣所以每出一言必須成句言不成句生死紛然古人所重只在言句上如云縱燒出舍利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得一轉語又云只重子之見處不重子之行履故臨濟家有三句雲門亦有三句玄沙亦有三句句中之意非語莫辯既有言句復當驗其意旨何如道得意旨句方得力若意旨不明便是掠虛野

戰生死門頭全用不著尋常過日一任有念無念或妄或真但不得照察不用簡點本自了辦倘若一露頭角使用本分治之故于事到語到須識禍機處得定當定當者不過得一句之力耳句要意重意重只爲句乾得極乾得極者卽是叩兩端而竭之謂也聖門大關頭亦只在好問察邇處執中用中總是言句上定當也句若定當尋常只秉一口金剛寶劍露端便斬誰有不平事哉

答雲怡蔡學憲

接來札并見青州衫三頓棒等頌知于此道得箇入

路便是不退轉地喜之欲狂并聞輦上諸公頗多信向此事而有金正希太史根性尤猛利同心斷金一時挽復正法無憂矣惟冀不倦提持逢人下手不昧爲有力大人耳又云每至猝然問著終未能轉蓋繇乍見此事而一向行處猶在倒正中不能著著從腰下截去舌頭尚涉語脈耳直須一向目朝雲漢如鐘懸架上叩著但聞吼怒令人心膽俱喪爲得此正是絕簡點惟用爪牙也若爾久久自然純熟脚無絆索意氣高閑應凡俗不妨隨事了事使人不疑此是入塵更妙處三頓棒須更進一步與再參馬祖因緣并

指月錄中數則大公案多多翻閱一過若有疑處便是進趨之門從堂入奧自有大受用也

答熊魚山明府

明公夙慧再來以無我心求向上事千古一遭萬萬希有承問歷觀諸教欲蔽一言其間不曰寂照則曰定慧不曰止觀則曰空智大約根本智雖無功用而淡淡般般若自本來不可磨滅今法語中皆無片字及般若岸果頂門摩醯眼既開之後便瞎却不用抑此眼原不必開也等語正爬著山僧二十年無人問著底癢處蓋般若妙道非中根聰智所能推測山僧二

十年來所遭士大夫畱心此道者頗多功行理路從明白處推測竝無從向上頂門無眼處問著求箇出脫者爲何只爲平日于第六識上照了第七識上指認第八識上摹擬以心意意識不能一時截斷故光明尚在不得從頂門無光之光照徹天漢只得生死依稀本無而已決不能于睡中夢中正睡無夢無想處死來昏悶處跌倒悶絕處與淫怒癡正發處坦然一如自在無礙作快活人以故欲入此者有禪教之分教有如來禪禪有祖師禪如來禪有般若有實相有寂照有定慧有空智實智種種名相不可盡舉祖

師禪卽從如來禪盡處一推謂之獨透獨露故祖師家有通教義說者有單提向上說者通教義說便有理路向上透教便無理路理有證到之理有擬到之理俱有開闔不可一途溷說所謂教者從凡入聖三乘二乘菩薩以至如來故謂之如來禪以凡夫執有三二入空菩薩則緣生以透性空故名般若之智類多破有指空空之不入四遣而入了不可得得此了不可得謂之空智以緣生而本空以無性而緣起雙照雙遮皆在般若至於雙照礙雙遮雙遮礙雙照雙照融雙遮雙遮融雙照融礙交結交蘆不可測處擲

瞎有功用眼方謂之如來禪又謂之頂結又名墮頂又名死水此等說話若欲指點只在做工夫到前後際斷三心不可得處目前如水壺此處起手方說空相已備在德慶普說中于此空相中行履如鳥飛空此便雙兼然于祖師禪未夢見在若於雙雙結處看他喚著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無門無眼此處重下手力究忽然於纔開口處便打萬事破除不可近傍便于作用上提脫心性過日打翻空有中道于出格處脚下無私淡淡海底行高高山頂立而心性了則佛心了佛心了則凡與聖始真斷所謂但了凡

心別無聖解方纔醒夢一如生死無二生佛無間但
解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喜而笑怒而罵而已寂照定
慧止觀空智實智心之與性識之與念皆是兩頭語
若到現前劈脊便打何等省事明公以出人之資超
佛之志不必問著前來途路便請向獨瞎有功用眼
處用一口金剛王劒將佛魔生物到手便斬直教閑
閑落落垂衣拱手件件惠民頭頭護法以無舌而語
不脛而走如堅翅鳥據空自在可見摩醯額眼正是
開不可開用此額眼回觀如來祖師禪淺淡般若等
名皆是無夢說夢其可得乎中間尚有說不盡處請

看指月錄中百丈上堂語自見山野不便趨風惟遙
仰止

又

承諭曩于覺師處力究旬日之間遂覺頂上摩醯眼
突然涌出以故年來於開眼瞎眼處亦覺一齊赴會
惟是習氣深重功行淺薄遇事不能兩段銷殞處較
少增長處較多等語竊謂雙眼不瞎則醯眼不開雙
眼不明則醯目不泯醯目開正爲凡聖路斷醯目泯
正爲靈悟照亡照不亡則凡聖根存路不斷則習氣
餘茂只爲當時醯眼突出猶屬照功上來功行是照

照乃人心人心惟危故有覺得不覺得遇事便有照了不照了照他兩段正屬兩頭見長見銷全屬雙眼此處用功如煮沙爲飯倒馬策前愈難愈遠祖家正法只在不墮兩頭自然本無習氣不用照了直用中間習氣若中卽是浩然充塞古人云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猶是犯他國王水草溪西牧亦是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如此說話何曾道著飛空鳥跡來韓侍郎致書晦堂云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之奈何晦堂答書曰敬承諭及昔時開悟云云然心

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發藥雖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法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旣無更欲教誰頓盡耶可見兩頭坐斷習氣無從不露兩頭不妨於中直截矣復諭簡鄺札喜中間萬事破除不可近傍尤喜佛心了則凡與聖始眞斷從今惟有一劒當軒服之無歎若果如此前來絡索便請

一刀兩段但能時時向者裏截天截地一物不可近
傍久久用熟不由思議都從沒照功處著力自然如
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只今且于此處研磨未宜放手
又諭更有疑者欲於無門無眼處重下手力究不惟
究字安不上竹篋子話早安不上欲不如然又恐墮
少分爲足之病恒沙細惑何由得盡此數語深見大
根大力必欲透徹宗旨凌跨古今須從臨濟門風微
細諸法一一叅過汰盡見中蘊奧入佛入魔依舊著
衣喫飯而已

又

爲山與仰山曰以思無思之妙翻思靈焰之無窮思
盡還源性相平等理事不二眞佛如如又僧問巖頭
曰起滅不停時如何頭曰是誰起滅以是觀之人心
本無不必求其無且無時之出入莫知鄉之所在但
放之自然不用軌則隨事了事順水行舟所謂處處
得逢渠是也若知心本無心先落得無量自在受用
但在問著處則兩頭形露當一刀兩段便放他過去
更有何物敢繫縛人譬如獅子坐睡遊行之次任他
來去自在若有虎狼蟲豸到前或以一掌或一嚙呻
何事不了何物敢影現哉巖頭曰百不思時是與麼

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如鷲狗眼赫赤纔見便敲
左來右敲橫來豎敲此語太可憐生僧問雲門如何
是佛答乾矢橛洞山答麻三斤山僧道驢臊子又道
兩過覺清涼此等言句豈有意味在耶但要會得其
中的的大意無事不辦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以丈
六金身作一莖草投石乾海吹氣倒山在明公直下
用去耳

又

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息滅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辨真實若此四句

輒作一句了無頭腦便是向上人行履蓋妄念者露
出兩頭欹側心有箇著落處也一有著落卽是欺心
不起則一任如雲如影亂起亂滅無有定見卽是居
一切時不起妄念此不起心極好只因修行人向者
裏妄加點簡妄加安排妄加照察所以流浪生死無
有了期可惜許耳若是小乘人便要息滅他若是
多知多見底人便要去了知照察他生出生死頭角
拽拽不了流浪轉滾不得停止若曉無了知不用簡
是好處他又妄加簡想必此樣就是真實處也如此
許多用慣心識修到驢年無了手分不如一了便了

更不回頭轉腦直下放教亂去只是再不落他兩頭
欹側處露現則自然在中不怕甕中走却鼈也若遇
他人呈箇頭腦來只與從中截斷並不與他交涉所
以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此要法也一落語脈便是
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通身染污矣所以古人逢著問
西來大意只道箇庭前柏樹子他安身立命處不在
者裏也安身立命既不在者裏則所應一切俱是捏
空爲彈破他心骨而已開口不在舌頭上也終日言
未嘗言也故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如此言而行則行
滿天下無怨惡孔子曰其言也訥訥者不言也卽指

掌呼參鼓瑟擊磬無行不與天何言哉色舉翔集絃
歌之治是也若會得此一絡索則千言萬語不會露
一些子故其力用大耳單單握得一箇百二十斤鋼
鉗瓦來打瓦石來打石琉璃瓶來打琉璃瓶十丈珊
瑚來打十丈珊瑚人來殺人佛來殺佛唯了而已近
得雲怡居士書云途中叅青州布衫公案小有省發
乃知問答句旨之妙宗家非此無以勘驗學人非此
無從入手自此還看儒家眼孔與曩迴別淡知易道
精微正在無文無理而著龜一法受命如響爲易之
大用曰知幾曰不遠復則吾儕眞實下手處也又諭

向于大師不許點簡不用覺照之語未能無疑今始知一簡點一覺照卽傷他觸他弟子于此一事已信得十分決無岐嚮矣此便是躋實地人之初步也大道最忌奇特玄妙奇玄正是兩頭心古人不過大巧若拙大拙若巧而已故巧人多鏤木爲象拙人常抱枯椿不知渾金樸玉聲價自重大都日用應緣只用機先一向隨事了事不要管他若是撥著頭角便與一刀兩段不可放過

答趙文度郡伯

前者山中數日相對殷勤譚一大事非有力大人豈

能漢求力究如此居士夙具殊勝種子從今觸兩生發不可遏捺真不易得也承諭宗鏡錄言三途無分別而不發業故不受報等語簡之具在七十四卷第四十葉大都俱生二字教中雖細解註終不明言故知教之人多不得力須知本明與無明元是一箇明極故不覺不覺則不守自性不守故任運起惑起惑則生明造業所以衆生流浪生死皆因無明與本明俱生俱生則業相動而轉相向外便現出現行現卽智相生而分別起矣所以要出生死先斷聰明聰明通身是分別故總別俱報謂之定業斷不能避楞

嚴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此兩句便該括盡矣只是今人於知見處不能無見苦無下手處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耳今日叅禪正爲下手方便若一得之便終日行而不現行終日分別而非煩惱分別惑尚不起何況造業受報耶現行是明白底明白便能作主宰宗鏡亦曰主宰是任持義卽我相根本主宰是第七識恒恒執我不肯打失打失卽任運矣禪者任運而且斷惑業三途惑業太重俱生強盛而亦任運以任運迷極故不受總報別報是偶爾成文喻如癡人隨主人驅率便打殺人罪當坐主

以僕癡極無知不坐殺罪不過是牽連耳大力鬼打舍利弗而舍利弗是果上人其緣勝故入地獄鸚鵡聞法以法力勝故生天北俱盧洲因修癡福故感癡報謂之生長壽天是八難之一此洲癡人亦不受報大槩此輩癡極故無分別禪者透過明白故無分別故大悟底人却翻迷了此非迷悟之迷乃與佛同體無記之迷卽所謂知見無見者也今要叅禪先將平生知見明白抹過一邊將去不得底話頭橫看豎看轉看轉迷悶迷悶不過于計較不得處忽地一迸便會知見無見底方便終日任運與佛無二矣草草贅

語聊爲宗鏡作箇註脚居士高明自當朗鑑

答王聞修廉憲

二年不接清範想居士珍重杜門必深進此道得手
札知努力大事務在必證眞人爲道自不承虛接響
定當一斬一切斷直欲翻身握三尺向無面目處大
用過日耳竹篋頌已到世出世間萬法交結但欠一
鎚擊破于日用處大開兩眼放捨四大六根撞著虎
狼獅子影未動處便與一擊一任埽踪滅迹無一星
子蠅蚊影響打攪隨時應緣一任碌碌但于無米飯
上齧著嚼著不輕放過久久自然有力然此力在逢

緣不借全不干主人公事奴子稟令而行便了若更
回頭顧著則森然棘手也大率理路者明白會處也
古人云老僧不在明白裏但貴翻身得用耳問如何
是佛答乾矢橛問如何是西來意答庭前柏樹子恁
麼看則得纔開口便打入門便打纔舉著便道不是
不是恁麼看則得若於此等話頭看破則古人本命
星官是什麼糖擔裏夫子只要小兒不哭足矣居士
用心誠篤久久不愁不得只在竹篋話上問處著力
得箇掀天揭地卒斷一上便好向那邊過日

答李長蘅孝廉

病中工夫且歇却看話頭鬱遏費力難與病情支遣
不若明明白白一看透底便自甘心休去第一先看
此身凝濕動暖四大從來無有實體不是我身既非
我身便不必管他好惡生死痛苦不痛苦等事一刀
割斷再不來整理是初下手處其二看色身既不交
涉其身外骨肉恩怨功名利養一切我所皆是虛妄
亦與一刀割斷不去回頭轉腦第三看破內外色空
何處更有妄心領受既不領受想緒何生想既不生
思惟之行心頓歇行既歇滅分別之識何從五蘊既
空從來無我無我又有何人受彼生死何人造業何

人受罪何物輪迴到此則身心世界一法無可當情
當下脫然放捨便與法界平等無一塵一法不是我
自己真心真心者無心也無心便當下成佛並無佛
與衆生等名目作緣作對維摩經曰空其室內屏去
侍者惟置一牀以疾而臥空其室內萬緣休盡也屏
去侍者一念不生也惟置一牀頽然放捨于其中也
以疾而臥不敢動著動著則禍生也若果如此放得
盡則意無所用意無用則五官不役不役則不怕眼
光落地不怕眼光落地則不怕魂神飛揚不怕飛揚
則任他到昏昧想位昏昧既得恬帖則一切善相惡

相都不隨他不隨則無欣厭顛倒無顛倒則天堂地獄六道七趣收你不得安身立命自有一段任運騰騰自由自在不怕無箇著落也居士是箇中人但要直下肩耳若肩直下放手成佛不是另有

答西空居士

本諱朱鷲字白民

法道可憐極矣不可不救也可憐者何蓋以文字禪沒溺于語言一棒一喝禪沒溺于無言無言則顛顛亂統有言則摘句尋章摘句尋章但墮外而未易墮魔顛顛亂統易墮魔而又復墮外嘗盡夜思之無法可治竊按三尊舊法列祖眞宗用辯魔揀異師承千

古不易之格務在磨光刮垢滌盡奇玄便歸一實故不得已只得千方百計以救末世之弊試一論之世尊昔日覩星而悟者卽今人所悟之一棒一喝也覩星霍然豈有言說乎豈無言說乎豈有指點乎豈無指點乎此處脫然而了突然而見所得者自心而已矣此口掛壁上處也非顛顛而何在世尊眞見則不致亂統在凡夫見之則易于亂統且又有似悟而非悟者已悟而不盡者非悟而妄認者千差競起佛若無法無師何以救此一輩耶故三七思惟以一星分作四句一星分作三乘說四句以破九十六種外道

說三乘以接九十六種外道一星分三而四句破矣
三句合一而一乘備矣所以十方佛現而印證之非
以法爲師承杜亂統而何此法一唱則從迦葉阿難
以至六祖遂有一花五葉之識正救今日之邪法也
昔僧問臨濟曰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濟曰佛者心
清淨是此西空老人所見身心世界一齊放下處也
又曰法者心光明是此三玄三要畢竟罷不得者也
有佛無法是死佛有法無佛是無頭法故又曰道者
處處無礙淨光是此心法合併處處放光事事無礙
者也又曰三卽一皆爲空名而非實有若真正學道

人念念心不間斷蓋以前後際斷一心不亂底人常
居無念之地若到入魔動念處則一心遂爲間斷以
其破根本無明而塵沙惑不會動著一絲毫故也良
以悟得自心正是我相我相堅固正是著有外道直
須把三玄去他的有而後悟處無悟無正是落空外
道又把三玄去他的無而後無悟無我人既去而衆
生命根在也吾不知將何以盡之嗚呼三要之不可
廢也宜矣吾知格君心之非者三玄三要也非爲奇
特非爲玄妙也所謂三句者臨濟曰若第一句中薦
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

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夫臨濟以三頓棒得來以一喝爲用豈不知棒喝之徑捷不枝而不以示人偏以三句示人哉蓋世間法出世間法難以棒喝一例收盡若單以棒喝則一切語言遂成剩法有剩法又何貴於禪爲若單重棒喝則棒喝時清淨至於語言時依舊道理玄妙等生死起也何能處處乾竭耶故以三玄要之法將一切有言無言有意無意等音聲色相一節竿乾從玄出要直至頂上如乳中醍醐單單用此頂門獨眼竝不落他語言文字竝不坐在顛頂亂統所謂我爲法王于法自在者此也此卽未開口

前事也此卽敲人獅子也此竹篦子之所以爲祖師關也此拈盡五宗之奇玄也正爲叅話頭雷閃歇足者多因地而透頂者少也最上一要決不墮于湛精之動光影之迷落白落黑牽惹情窟也玄要乃棒之眼喝之霹也正欲以鴆毒殺天下人也孝順亦死忤逆亦死何妨向兒孫父母祖禰配出但欲知其痛癢耳諸方不肖吾者以祖師不出世耳若出世則不易吾言定矣此二十一年以平心冷覷而得之惟冀西空老人鑒此痛哭流涕長太息于千甦萬死中足矣何必求今人一點首也何必驚悚一時吾將質諸千佛

列祖矣寧甘粉骨碎身而此救宗旨救法救世之心
必不敢退者也西空老人念之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四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五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書問

答陸戩夫居士

山花野鳥爲長劒風細北牕長晝眠夢到寒山入壁
後漫言毒鼓髑髏前三玄三要從古到今只得三人
自悟覺範是第二人其偈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
中具三要路細看卽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
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可見虎不陷則塗
毒不轟心不死則女毛不豎此百歲髑髏五花舞之

謂也

復章拙生居士

當初看話頭不會在一話頭上收得身心世界盡及至轉身時又不曾在一句轉語上了得身心世界盡後來於一切事上又不曾著著令此身心世界無露現處故於事上不盡便有剩法既有剩法便將一著子放開了且在世法上滾去待有工夫再來整理殊不知一著子外更無世法淫殺盜妄總是裏許底事只要當人著著不容他兩頭有剩耳不容兩頭有剩者一箇本分如太虛空做了一箇鐵鎚終日在手裏

輪來輪去若更有一箇太虛空來便與打破不是有兩箇太虛空亦非不有兩箇太虛空只一箇本分塞盡世界就事了事並不煩動心舉念也若是拈過鎚子放出虛空更放出自己分別心簡點一箇點則絲毫也用不著用不著則不信心生而求相應心起越照察越不相應矣殊不知相應是心盡無法只用大用更不起疑耳此相應不是者箇相應若此處看不過不是退定是謗可惜許也不見圓悟大慧等聰明人都曾犯此大病耶急須重新收拾不可在已破面門處下手另尋一則公案須得一月半月對面拈掇

得定如圓悟大慧方得了耳切祝切祝

又

當時二祖實爲求法心切故斷臂師前耳而初祖忙忙便與他印證道汝今斷臂求亦可在二祖見說便道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初祖曰將心來我與汝安二祖盡其神力要覓箇自心去酬他奈何無處摸索乃曰覓心了不可得便是抱贓自首處與汝安心便是腦後一鎚處今居士斷臂力淺故印證之言亦輕居士不會真正覓心了不可得亦不會有人與汝安心故逢著五欲八風便搖動起來若當初覓到了不可

得處肯來自然五欲八風是你了不可得之心耳何復求相應耶此求相應者賊也見相應見不相應者皆賊也若道畢竟就要得箇相應則二祖覓心處早已相應何消晚年又有調心等事哉可見叅禪必要叅到大休大了再無疑處便知決不是相應上證佐者以相應是心路所見故不如無知之心法上處處進取進到極則處他自有一箇相應底道理與你自肯也何須途路預先卜度作不中心行哉仁者有進無退莫問那裏叅好只是件件叅去處處明去少不得有放身大睡時節此事決不礙舉業正好叅去

復許仲謙居士

事事捉住兩頭從中斷去如握于將剖葱葉耳雖老
庖丁亦皆信手不費眼力習則慣熟全不以心則身
口意業皆是出身大道是業隨我轉而爲道非我隨
業轉而爲苦也若以靜閉一室爲道如將玻瓈盞澄
大江之水暫歇則月現曷能以滔天之勢興雲作雨
于忘心不知之用哉忘心者以事物上能格而直用
耳能格于前直用於後一知則不用再知不再則知
無所用知無所用故其爲知也蓋天蓋地亘古亘今
不可磨滅可見知得猛省者照察心也知有喪失者

背道心也苟于無事之時泯然不用知識不妨任其
閑思亂想事到之時便直下斷去以兩頭準則無錯
謬之遺恨事去則放之而無追挽之思設有錯謬則
悔而正之不二其過或不能著著執一端而用中則
當於話頭上討箇出格久之自著著在中而有大力
用也居士但於此處研磨切勿草草放過

復蔡雲怡居士

正法不許斟酌計較只是理得兩頭定當便從中一
刀其餘總不管他去住以兩頭定當定無差錯也纔
轉身來又不泥者裏矣但能賓主轉換落落可觀則

事事千了百當此事貴在用上鋒利全身不露背面
此是大神通光明之藏以力在其中不是心思上底
事卽用心思亦是中間不借之力不必疑也

復梁湛至居士

生死果何物而爲其所累爲我所畏哉以人心見身
故畏身有生死耳夫陰陽晝夜闔闢春秋果會生死
乎知生死者人心耳身果何物耶人心生死不出兩
端端不起則無生端不滅則無死苟覓其心至了不
可得則本無起滅何有生死雖欲不甘休不可得矣
自旣有休則當任之如空中花不妨亂起亂滅身心

世界於我何有但憑一雙空眼抹盡山水人物古今
治亂所謂長安雖闢我國宴然是也惟因一事當前
則端心又起須得大作用現前于起處頓了並不經
我屋裏事斯爲得力侍者耳此事若在身心上著到
不但一時摸索不著而魔境萬狀古人云不疑言句
是爲大病直須疑言句始得言句者識得問頭識得
答語如船子所云離釣三寸如問佛而答麻三斤乾
矢概如纔問便打便推折足便罵便喝不得以有言
言不得以無語語著著有函有蓋能殺能活藏盡楚
天之月騰將匣內之光斯得大用之少分矣言句旣

得謂之知言知言則心不動而氣浩所以能目空定
亂也前見居士筆底依稀近之但未得一因故有病
夢許多疑畏茲當乘病愈閑適謝事之時細繹祖家
言句務期了却勿放過好時節也得來札遠心正合
佇俟面談殊爲快便

示翁季祥居士

禪是提出教之骨髓一見便向語言文字外了却心
地心地了則何教不盡教是懸擬禪之影響一看便
落語言文字中等覓枝葉枝葉繁則禪愈難透所以
祖師家向人未啓口以前先翻箇獅子筋斗令人直

下透去何等痛快故睦州見雲門纔挨入門便與推
折足云秦時轆轤鑽雲門見人問如何是佛便道乾
矢橛德山見人來便棒臨濟見人來便喝不問你根
器大小知教不知教識字不識字只要你向情識來
不得處得箇轉身吐氣法子得此法便一向不走心
意識路蓋心意識從無始迷悶以來只在兩頭語上
輪轉不是善定是惡不是凡定是佛不是生定是死
不是修證定是無修證有此兩頭心路則時時在生
死中流浪不得出離如今若得提脫者些根蒂則佛
祖頭上一例踏去討什麼生死來此便是教之骨髓

也。徐若未信有此。且向大乘教中看得明白。自然拋却葛藤。窠臼。有心參禪矣。楞嚴題曰。一切事究竟堅固。可見十卷經中。未嘗說道理也。若說理則不究竟。不堅固矣。何以故。以其有心意識講說討論。故七處徵心而覓心了不可得。八還辨見而有見精。隨即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又奪盡無遺矣。心見俱奪。便說箇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本等。皆是事相。每於一事相中。微細披剝。奪得盡。翻轉身來。又與得定。定當當一與一奪。理路不可得。則事相不可得。而不妨得得與之奪之。心理難窮。

如曰。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等。乃至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卽如來藏元明心妙。卽心卽空等。乃至以是俱卽。世出世故。卽如來藏妙明心元。上來一非一卽。如干戈對壘。了無心縫。又曰。離卽離非。而卽與非皆不許。又曰。是卽非。卽前則卽。而與非。次則離。卽離非。再次則是非俱。卽徐道理會得麼。理會不得麼。故曰。如何世間。三有衆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又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可見心思測度。皆是魔業。何不因教言可信。隨卽下手。參禪哉。大慧禪師于室中提箇。

竹篋子示人曰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竹篋則背正向楞嚴經提出骨髓要人一擊兩段自在去耳豈不千了萬當痛快平生居士昔從湖上受一喝之毒于齋中受一掌之冤今日向鄧尉山前重新覓箇諦當纔要開口我便劈頭一拄杖子及乎再問我已放下拄杖竚思之間我又將拄杖子拗作四折置你面前且道是教理是事理是禪道是世法你若如何若何再與三十拄杖趁出始得

離心意識說示禪者

心照生明墮在明白裏正是無明生死根本也意根

把捉墮在我相裏正是無明生死根苗也五識起明了外攬生明六識起分別內攬計著同爲無明生死枝葉也知之一字便落心意意識非縛卽脫非善卽惡非凡卽聖著相則結縛而凡離相則解脫而聖著相離相是對待法兩頭語全是生死何由出離耶若將心去離心意識則離卽心意識若將心去出凡聖路卽使離得也是法塵分別影子轉走轉惡竟入無想不入無想便落清空向清寥寥地認箇心性禪不沒在死水則沒在軟洋子裏動輒在昭昭靈靈上著到正是微細心意識之聖路也所以佛祖指示衆禪

向上一路全不落者格子令人向離心意識處加箇
叅字向出凡聖路處加箇學字于去不得處叅去不
得處學去不得不明白便非心意識所到凡聖路可
通馬祖所謂無門爲法門是已若向通得去處思量
得來便落理致全是生死故古人叅問諸方見尊宿
示一機一境無可明白便乃盡力叅求愈求愈無路
轉叅轉不得故心意識忽然迸斷不墮兩頭凡聖又
在尊宿答處入他語脈便是正語得入正語則心便
光明意識便平等處處分別處處不落緣塵分別豈
凡聖偏側之謂乎豈心性道理法身昭靈之謂乎一

機一境豈是沒意味謾昧人籠侗之謂乎方知無量
劫來迷淪生死無明只在今日一句子上會得便了
却歇却便在一句子上過活作用以至于忘句忘法
立地成佛大哉尊宿一句便能令人離心意識叅出
凡聖路學寧非眞叅寧非絕學哉但願信此一句頓
棄平生心意識之凡聖學路向者裏叅去

離心意識辨示禪子

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此二句是千聖不易之定
論卽宗門家祖述初祖楞伽四卷之文而爲曹洞家
傳嫡骨之要語也洞山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

知不可以識識云云又曰不墮凡聖曹山曰莫行心處路是也又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此永嘉語也將第八識一刀兩段此大慧語也若經若論皆能言之唯歷代祖師及天下老古錐獨善用此法之鋒捷故六祖有轉識成智之語今人惑而疑議之不得不辨夫心者卽第八識之一分有知一分無知者是有知者靈靈不昧了了常知以知爲體而湛然者是無知者湛極無記在三性則不涉善惡之昏沉者是意根者卽七識恒恒執認八識謂自內我者是意識者卽第六識分別善惡二性分別非善惡性起

爲散亂者是蓋八識以未離心體未白淨故動則爲生死不動則爲生死根本在一心不生時其執認自內我者已恒恒在中故定之不繇三觀者全是我相此歇心之害非細也今之敎家或誤以爲是而喜之不足道而吾宗門中則以此爲大患故貶駁打坐爲死水此七八不相離者也六識則事事分別人皆知非不必言矣惟一事當前靈靈之我起爲分別分別既成復執認是非之影含藏田內爲種無量劫來任運出沒了不可拔所以千方萬計立轉識成智之法以度之最爲捷徑厥後法之最捷而妙者但敎人看

箇話頭纔看纔疑便頓離心意識三法如話頭云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竹篋則背喚不得則出凡路不喚不得則出聖路以其叅情兩不可得則凡聖路已出也喚不得則分別之散亂六識已離喚著不得則七識之執認已離不喚不得則靈靈之閑坐及寂寂之沉酣已離喚著則觸不喚著則背兩路去不得兩路罷不得則六識不能分別七識不能執認一切兩頭語齊斷齊平爲平等性之質分別不得妙在疑情之不死則爲妙觀察之質故四智之中因叅話頭先得兩種質地但猶未悟故不名轉識之智耳以第六

識分別不得翻作切要疑情以自識殺自識謂之回光返照自六識絕則七識亦殺盡矣殺盡則前後際斷尚不爲到家若忽然頓悟則七識轉爲平等性智六識轉爲妙觀察智再不落兩頭凡聖語路矣此六七因中轉也八識五識雖曰果上圓然大圓鏡智之因成所作智之因無一絲毫欠少了也妙矣哉離心意識重在叅字出凡聖路重在學字以話頭之學不是有路之學話頭之叅不是有路之叅皆以叅而絕學而絕者也祖宗之法妙如此今人乃云那有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之理人之一動一靜妙賴於心

即使叅話頭亦是心意識用事若離此如何叅得禪
苦哉苦哉若果具此見解不但不曾見道抑且不識
心意識爲何物又且不識話頭爲何物而其自攬之
禪名亦竟不知爲何物矣可怪可歎苟默而不言恐
非爲法爲佛祖之公願故特表而出之以示諸子

心經說示子方

般若波羅蜜多卽此方所謂智慧是也此經六百餘
卷其間骨髓盡此一篇故謂之心此義乃諸佛衆生
有情無情之智慧中髓非經而何所以菩提薩埵大
覺之人於智慧中不以智知而以行踐行到極處則

智慧之照皆施照絕之後見無可見鐵山忽倒了得
了無所了世界身心佛法世法一齊放盡得大自在
所謂行也放盡之行卽自在之名狀相貌亦無著處
故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
皆空也五蘊者卽身心世界是內四大曰身卽地水
火風堅濕煖動是外四大之界卽山河大地虛空等
是總之曰色以身世相關障人真心而起領納故曰
受也纔領納便起想頭纔起想頭便心識流行識行
則分別好醜矣五種連珠串習而起障人絕照絕心
自在之妙用故一念纔動則有苦苦苦相屬厄不自

在今既絕照絕心虛靈放廓故五蘊空而度過苦厄也到此卽是廓然大悟時節自己了矣遂起菩薩之心爲人不覺呼未大悟之智者而告之曰舍利子凡人所以沒溺生死苦中者只因認身界之色爲有耳或又見身界之色爲無耳見有見無皆爲不空吾今于照心之量頓絕如人初睡著時不生夢想身心世界一齊忘却是時豈有忘却之亡見耶正是有無雙絕不可名言處謂之空空而此空空何嘗離有無之色哉何嘗非有無之色哉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以有無雙絕恰好有無之中超

然有無之表正是坐斷兩頭中間路竭色旣如此則受之想之行之識之皆然矣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何以故是五蘊者乃世間法出世間法也于一法了却便世出世法皆爲空空而空空之相以坐斷兩頭不通心路則生之與滅垢之與淨增之與減皆爲腰折到此則言語道斷心識行路俱絕矣超然於萬法之中寥寥落落全是五蘊空時之初見故復告舍利子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蓋無生滅者度凡苦也無垢淨者度生佛也無聖增凡減者度凡聖也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中

不見有自己故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既無五蘊則六根亦本不有六根無則無外所對六塵根塵無則無十八界分三者既無則身心世界已絕其根源矣豈有無始一念無明之動而輪轉耶既無無明之動根豈有盡無明之還滅故十二輪轉之三世生滅還滅之間兩絕矣若此則緣覺之法亦空而度之矣故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之凡法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之緣覺法衆生以一念之起而爲苦根從苦入苦以至積集故聲聞修道諦以滅其

苦今既度苦則無苦集既無苦集則聲聞滅道之法亦空而度之矣故曰無苦集滅道自凡夫而二乘皆了不可得卽菩薩淡般若之智亦了不可得故曰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故菩提薩埵依此無智無得之甚淡般若波羅蜜多得了然無心之真心自在無罣礙也無罣礙故無恐怖無恐怖則無生死涅槃之顛倒夢想而得究竟了辨也甚至三世諸佛亦依此大了當處而得無上正等正覺之妙道以此觀之不但凡夫二乘三乘了不可得卽使現證此道之苦薩亦了不可得而諸佛得阿耨菩提亦了不可得蓋以

照見五蘊皆空并照俱了故也設有菩薩諸佛之道則苦復有根種矣詎能若是了辦耶至此則心不可得時時掀天揭地中皆是銀山鐵壁大作大用卽密呪也然此般若可依而不可得依者放身倒處任之運之而不墮任者也故知此般若大神而不可測識大明而不可正覲無上而不可蓋覆無可與等等而不可比方以故能除一切苦而眞實不虛也上來一絡索正是心識根株衆苦由之生長者故末後爲汝一齊推倒免見法師家從此躲根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向者裏入祖

法華經說示禪者

達磨未來時此土座主判教皆以經序中無言說之正宗目爲序分而輕輕略過以有言說之方便目爲正宗而淺淺究翫相習成風今古無一人敢翻其案者自達磨西來以直提向上爲宗則有言說皆指爲外宗之教故知正宗正在經序中也何以見之如法華經序曰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此非覓心了不可得處乎以正不可坐定故六種震動而佛世

尊乃從不可得之體起大用現前故眉間白毫相光東照萬八千世界極上極下世間法出世間法靡不洞徹此非以眉爲兩頭間爲直指白毫非色而有光正從動處函蓋一切首先露出些子令人疑著者乎此與參禪從柏子青衫等大起疑情之法同也大都無疑不問無問不答無答不悟故彌勒乃卽世之子特爲之發起文殊乃大智之師特爲之酬唱援古證今直提此事所云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者蓋以心路所到有量有義唯心路不可到之宗則無限量無義路此無限

量無義路之三昧竭盡四法坐斷兩頭只在動用中指出無非放光動地故曰經序乃真正正宗分而人所不知者也及世尊從三昧起說箇智慧門難解難入對聲聞小機便有如許忉怛已落第二義矣乃呼舍利弗云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復曰止不須復說言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如是如是者也如是之法聲聞未了故舍利弗疑而請之不過又答得兩箇止字此所謂方便之正宗已非正宗之正宗矣方言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及正言說處又不過道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可見以一

大事因緣出世單單以一光收四花以一乘收三乘耳蓋三乘四法止在一法一法若了則世間相本來常住只在拈起一法處從緣薦得便無處不相應也因設象以喻之乃以無量義處三昧爲火宅以四花爲四面火以眉間爲所燒之門以一光之火宅爲大車以四面火爲三車以火宅嬉戲爲四衢之樂盡情拋向諸子面前而作是念我雖能于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不知無求出意凡一法間便有有無卽有卽無非有非無四句管攝此一宅而四面火起也若悟得就此翻身何事不辦故曰出狹小門若不

解此門便欲離此四句則成走脫故曰我身手有力若以几案或以衣被從舍出之甚不爲難無如此舍惟有一門又復狹小而諸子不識墮落火中爲說苦事猶尚東馳西走墮在兩頭乃以方便指出四火假作三車云在門外使彼竟不知狹小之門猛然從不知處一推便出出已于四衢道中露地而坐旣出空處乃知三車非到家田地須是回入火宅全駕火宅自在無礙方是大車作用故直示以三界萬法卽佛之受用其車高嚴交爲鈴憶以純清絕點之力迅疾馳突何法不爲作用之助耶此正如拈出竹篋云喚

著則觸不喚著則肯纔擬著劈脊便打不許依稀脫去直教向佛頂上一踏全體作用所謂不以下劣小車爲賜而等與大車者也是爲白毫一光函蓋直截痛快平生卽此大車豈非前之火宅乎若人會得此車便知地獄卽爲淨土矣經言三千大千世界鐵圍兩山黑闇之間謂之地獄此非以兩頭黑處爲地獄乎於其四角有四大銅狗非四句乎其中苦事非四句之墮落者乎阿鼻言無遮豈非迷此無礙者乎故五逆之輩臨命終時坐此本有之車以業因緣坐火燄上左右玉女捉斧斬身已是地獄及思清涼花樹

則本心之境還作寶樹蓮花及坐蓮花又復毒蟲火起刀劍爲林矣及思城郭山林亦復如是故知地獄黑闇卽是無量義處三昧地獄卽是一光火花卽是妙法四狗卽是三乘無遮卽是自在快樂也苟能直下了却則何地獄之非淨土哉此正宗之不可不悟也若一落言詮則差別無量三生六十劫不能得法華之旨趣矣大衆幸各自勉力叅正宗之旨老僧斫額

持準提呪說示吳闇之

一箇𩇑字如竹篴子話頭輒作一團大火聚燒盡身

心世界若有若無若卽有卽無及非有非無四句都下口不得且又離脫此四句不得是則清淨無染禪家謂之有體無用浸殺死水中直須死中得活方有出頭分所以燒盡之後清淨圓滿大月輪相中復起一只字此字無中造始一切音聲輪都從中出正是纔開口便打前是法身之邊此是報身之用故于只字中生下悉達腳踏蓮花四面之壇周行各各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總不出只字面目也從此擴而大之故于悉達加以寶冠著僧伽黎四面皆正趺坐壇中四面合一之頂中分十

字縫縫中湧出一只字放大寶光四面分照座下千百億葉蓮中各各現出四面釋迦之相弟子圍繞分說本身之法以上本光灌各各佛頂而諸佛放光亦同注本佛之頂此一句中具三玄三要而賓主交互大法已圓滿無遺矣至若每玄每要各出手眼細顯其作用故于舍那之身轉變準提之相其相四面四面額中豎亞一目此正露三玄三要面目處也目旣豎亞不同凡聖二目有光無光雙雙起落密中更密密密之旨見於說法之印交結于胸具八萬四千微妙作用不出慈威定慧故有十六臂以表之說法

印中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故有施無畏手能截斷一切生死故有持金剛王手其手不墮諸數而不妨一切數從此出算沙河洛莫不因之故有數珠手無上佛果從此圓滿故有執果手能破壞一切萬有故有持鉞手能挽收一切流走故有執鉤手能以三觀摧折魔怨故有杵手能莊嚴法身及一切殊勝莊嚴求必成就故有寶縵手其法尊勝無比表表超出故有寶幢手因中歡喜妙好必至成果無疑故有妙花手其法清淨澡雪故有澡罐手能縛一切流散故有索手其法圓轉不窮樞軸常中輾輾無礙故有輪手一

音說法不屬文字如云麻三斤乾矢橛等故有音螺手能以甘露灌諸衆生故有餅手能分事分理廣說五時之教故有貝葉手以上十六手各秉慈威等法于一法中幻出各各八萬四千法門如觀世音千手無二故豎目中亦具千眼無二一首三首亦與千首無二皆于一字種中一棒一喝一語一默流出無窮三昧也一面既爾四面皆然然後菩薩頂上湧出巖字廣開毘盧閣中華嚴法界于法界中各出巖字前字湧出世間出世間種種萬法萬法皆有巖字爲金剛堅固不可破壞此字種身手印中流出之旨也次

則口中一句伽陀字字可解句句不可解處處皆顯
處處皆密凡聖字中不妨挾帶諸所祈求皆從祕密
一句禪語流出五家宗旨無量法門百千妙義靡所
不具此持呪卽禪卽觀卽密卽顯之旨

三峰和尚語錄卷第十五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六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雜著

眞贊

雲中牟尼世尊像贊

今生居士請

五雲影裏優曇出現中有牟尼不從見見不見見者
復是阿誰一朶優曇在五雲堆主中問主覲面相舉
今生今生我卽是汝

復輝刺血寫佛像贊

舌未動時鍼鋒先到一鍼三關佛光照耀試問復輝

筆落何處佛在汝心描摹無地二人一佛一佛千億
我今贊歎本不識佛

復輝刺血摹夢中佛像贊

讀誦法華期見好相夢中暫歇佛現天上放光摩頂
身心快暢印爾叅禪超度格量因之刺血摹彼佛像
未索偈贊三十拄杖咄哉復輝跌破甕醬

復密刺血圖普賢像贊

心血灑空成六牙象我卽遍吉唯行無上手注甘露
灌沃天壤衆生霑者盡脫羈鞅惟我衆生卽我心血
我血我心及我遍吉一幅剡藤非空非實試問密公

如何是佛竭盡海流雲門矢橛

布袋和尚贊

我括其囊師放下袋豈曰同心若契其槩千古相逢
笑未休憨却肚皮良其背

觀音大士贊

聖流一入坐斷古今生滅滅已空裏玄音仲尼擊磬
伯牙撫琴迦葉起舞誰曰無心南無觀音返聞自聞
又

音不可觀水不受月名觀世音我復何說念觀音力
毒返本人毒本人者卽毒觀音彼此俱毒萬事已足

大悲心中全德全福作此說者如月在水南無觀音
我聞如是

又

觀不可音音則耳旋音不可觀觀則返照照返爲聽
耳旋爲見聽見圓脫音聞如電世出世間大悲非緣
水乾月落心境歷然

又

竹風琅琅吹笙鼓簧于此直薦劃地超方觀此觀滅
如器中錙

又繡像贈水齋庵主

月本空輪光從何發水原無濕波因何汨輪波兩空
光交水月月月光中一鍼一線鍼線密處大士出現
水爲齋者月是其心齋心空冷百鍊精金七十餘年
空月未午大士水齋無今無古

又繡像

菩薩何在在鍼鋒上略通一線卽見妙相頂葉垂垂
足花漾漾自從耳根豁開寶藏鍼鍼密密如喝如棒
儼坐當陽誰敢近傍

血寫普賢像贊

脚脚踏著無非象步頭頭恰好正是普賢若道六牙

六度還須叅取諸池玉女絃歌聲裏花如雨

文殊菩薩出山像贊

智不到處智從何發惟此一句要問菩薩雙手擎拳
赤面青髮嘿然不言盡情相答

初祖達磨大師贊

汝何太直撻著便道不識攪得風昏天月黑江之南
江之北面壁九年非語嘿賊賊賊怪你箇覓心了
不可得恨我那時拄杖子不在側咄

又

梁皇殿上容不得五乳峰前不敢言有甚西來底消

息幾番服毒討熬煎咄政好三十大棒依舊趨向西
天

又

道箇不識臨井下石打折門牙冷地逢敵六翻用毒
祖師標格何待西來九年面壁咄攜歸隻履此方安
省得生風攪八極

又

冷坐無言壓門溪雪父子相逢通身是血此處承當
不勞多說及乎再問安心千古納交敗屈屈屈一隻
皮鞋又重出

又

乘興東來受梁皇屈擲葦便行戰敗走脫收拾殘兵
止剩一鉢孤錫浪浪困頓溪雪早等一人一臂已失
今日兒孫氣始揚傳來一刃逢人截咄

又入室像

九年等待捕賊捉賊斷臂覓心一朝獲得五乳峰前
千古法式三鼓緩鳴入室之則代不乏人世起英傑
插一瓣香頓超百億關外重關室中再効賊賊

金粟老和尚眞贊

棒頭迸血面門秉鐵不會向人肉裏抽釘倒與後昆
眼中著楔不得通翻見結千古萬古此冤難雪直須
投向火中貴得惡形消滅摑

自贊

七百年來臨濟被人抹殺無地惟有者老禿奴偏要
替他出氣惹得天下野狐一齊見影嗥吠不如自家
打殺便與劈脊一擊

序

五宗語錄序

威音王已前有無量恒河沙祖佛出世以十方世界
爲口出無量言詞談無量妙義而時人猶認三十二

相迦陵仙音爲佛眞法身故萬不得已入化火道場
遺舍利八斛四斗輪王收取建造窒堵波至級盡結
頂去不得處用千丈栴檀大數百圍從空卓下自塔
之結角交加處透頂透底聳立格外上有重重寶盤
上之更上復有銛然金頂離頂入空涌出五色寶光
一一光各現非青非黃非赤白黑歷歷而明類分不
得之象令人數盡層級看透頂尖辨析五光心識路
絕不知不覺目眩耳鳴轟然若雷之破頂自己全身
化爲舍利之光終日在太虛空中爲祥爲瑞或隱或
顯普使見聞衆生同入五光三昧此一代時教五家

宗旨之的派也何則崇高多級者五時之教義也令
人心思可到受用可著者也結頂處者如來禪四句
結縛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大聰明人心如木石處也
千丈栴檀從空破頂者祖師禪向格外轉身打翻窠
臼直截痛快也重重寶盤上有金頂者轉出轉高愈
結愈銳也此從迦葉破顏以至六祖兩枝各各見此
面目也離頂入空放五色光者五派分宗各建旨趣
之謂也色非青黃赤白黑歷歷而明類分不得者五
家各出宗旨之面目也令人看到教之級盡宗之頂
尖心絕聞雷化爲全身舍利之光在太虛空中爲祥

爲瑞或隱或顯使見聞衆生同入五光三昧者入不思議境得大自在入魔入佛處也此五宗所以爲教與宗最上一大事因緣也今之爲佛弟子者入教則不能出于多級而透結頂入宗則限于卓木而無重盤于是善出語者貴迅捷善作用者重孤硬致數五宗爲旁出正旨爲義學剖其方冊削其語言使臨濟雲門爲仰法眼曹洞之真兒孫頭破腦裂務令法無防制道可訛傳五宗埽迹方爲一大快事何更有靈山會上發願再來護持末法正宗如海昌之黎眉居士也叅尋既久入法益深救法如救頭然護世如護眼目按五家語錄梓布闡浮提世間使有目者皆見塔頂放光佛身常在皆得五光任運自如三昧此居士無功之功曷可以浮圖功德爲較量者哉山僧卽於塔頂上加聚沙一掬勿使人更向五光中分無分有說是說非失取雙目

教外別傳序

老胡四十九年呢呢喁喁與有心衆生情投意接說到說不得處突然向龍尾尖上一聲雷震使大地有情一時絕倒翻身轉來便箇箇能御風騎氣興雨爲雲龍雷迅捷各各現大人相不屬文字意情領略而

得入正法故謂之教外別傳大略此宗之旨不出一箇別字便能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千丈舌頭談不到者裏自然粒粒拋出金剛王屑破人腸胃銷人骨肉化成一道葭管中最先陽氣不特有根者爲花爲果至若頑空怪石莫不溫煖滋潤爲之唱和矣海昌黎眉居士旣從河洛一派接續子興氏性命之宗於長者折枝處頓證拈花一脈乃集釋迦而下金色慶喜以至大鑑振起五宗迢迢千古格外之英彙其語而付之梨各各現千百億身處處說法俾人入證而了之方見黎眉通身手眼根根毛孔放光說

法爲先覺宗乘諸大老中傑出之英照映末世山僧矢心此道力荷有年忽得居士同心始知佛祖猶有眞血脈在法門殷憂爲之頓釋因序而流通於古今天下

彌勒成佛經序

夫惟心者有無不可得心旣盡而無物非心也唯識者有無皆是已識所變而無法非識也身心世界明暗色空直下是一箇靡已之已不可以識識不可以心心如是而見則爲觀如是而行則爲定觀之定之言思路絕而任運騰騰焉觀夫行者則撫其背顧者

則乞一文初問而放下袋再問而負之行彼長汀子者果何人耶其於唯心識定觀之光明大三昧或少分相應矣是知慈氏當來世尊所感出世功德神力國土莊嚴者以慈也慈也者茲心也茲心於有非有於無非無達解空法心如虛空而身爲法器也夫有無皆非何空之有既空矣何解之有此彌勒大慈根本得清淨心從于淨命不受不著于因地中萬法頭邊有無坐斷實處用空空處用實著著與茲心相應故其成佛壽命身相國土莊嚴事事殊勝其國人民以佛宿世德風故生彼國者諸根澹靜面貌端正

威相具足相視無惡林池寶華金色無垢穀豐美味皆無外於唯心矣至若坐金剛莊嚴龍華菩提樹下達衆生空本性相實還無緣慈三會說法廣接一切以六度行示無上寂滅爲諸衆生斷長夜苦無非推廣唯心識觀洗除衆生心垢而已故諸衆生身純是法心純是法口常說法福德智慧之人充滿其國三惡既少女無諂曲皆在忍心如地光明大三昧中故我釋迦以僧伽黎付大迦葉授爲法印爲卽世佛蓋慨堪忍衆生不信直指之道不能卽相得心以是預爲鷲子等拈出彌勒成佛因緣殊勝用告濁惡世中

心良苦矣二十餘年是經匿諸龍藏未能家喻戶曉
茲雄臯范汝馨居士宿同慈氏後值龍華觀長汀子
之道家寥矢傳大士之心切切現居士身唱唯心法
敬刻此經布震旦國俾見此經者皆入光明大三昧
中爲三會同心法侶屬山僧序其端山僧不解經義
竟於直指唯心處更下箇注脚遂喝

顧子方詩集序

夫不言言而象示者圖書卦畫也言不言而象示者
聲詩詠歎也揭山雲海月禽獸草木之形以直指乎
人之本天吟山雲海月禽獸草木之韻以曲發乎人

之本天俾絕情理者豁悟其象外之旨而超乎作用
之表溺情理者蕩脫其象外之趣而見乎言意之中
故詩之示斯道也遠矣微矣然究其所以遠所以微
以其不言也以其無意也而得其所以切所以著者
以其絕情也以其絕理也惟理絕情亡而情理得矣
不言無意而言意伸矣乃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唐
棣偏翻而室不遠矣三百篇之言亾道而道彌著是
古詩靡間於風之變正也五七言之句泯理而道益
深是唐詩之最妙於時之初盛也退則求淡而失淺
求理而失微其晚唐宋學之謂乎猶伐柯而睨視也

迄我明中葉氣象堂皇音聲鏗激所涵泳尚淡蓄乎
不言之表近體則字句尖生華致脆薄良恐空音霞
綺之飄而于不言之象遠矣余曩泊舟張涇得顧子
方陳本符二居士促膝夜談初談禪旣而談道續而
談詩維時子方未弱冠也而其詩沉蔚奇切有子美
東野之度本符以所遭少聞問而子方信道彌篤叅
禪受戒茹素斷酒積有歲年忽出新刻一編而其詩
一變遂爲澹遠弘脫不涉今人古人口吻有唐漢三
百篇言外之響以直指夫圖書卦畫之玄象其必有
得于不師心而爲心之師者歟子方旣不以予不知

詩而屬予序予不敢辭者欲因詩以進子方于道也
子方其勉之

傳

喝石大師傳

昔死心禪師做工夫如猫捕鼠之切見知事推行者
而迅雷忽震廓然自冝趨謂晦堂老人曰別人是禪
牀角頭參底禪某是自己悟底禪堂曰遽佛得甲科
何可當也此實證實悟而自冝者也近世禪師因做
工夫不能如猫捕鼠之切遂無迅雷忽震之證每見
得依稀相似自亦道是不敢承虛接響恒不自冝見

實證悟而自冒者則疑其爲必無是事言皆魔誑耳
既具此疑則不獨疑一人遂致疑天下近世必無悟
者故有但求工夫佳處勿求早悟以墮魔網之誠舉
世成風而禪道遂致埽地矣欲求真實自冒者蓋難
其人予于喝石大師之自冒處痛哭流涕而驗之焉
師諱如奇號體玄住徑山之喝石後世仰而稱之爲
喝石老人吳江人也姓方父名簡母趙氏先名臣孝
孺之裔初業儒補邑庠生文筆超穎善書而詞賦兼
著與抑所思白眉公友善藻思相抗館平泉陸宗伯
所時禪風淪落細素英宿絕口宗門而平泉頗事叅

究師因閱大慧語錄決志大事奔禮紫柏大師叅竹
篋話久無所入儒冠執侍柏門風高峻每以灰鞭棘
棒日加捶楚缺眉裂額癰駁遍體獨祕重德山棒旨
慈明罵意邈不可湊周旋數年無所契退依慙山大
師子那羅延窟遂誓剃披以了此事漢領教義仍歸
紫柏而柏益峻師嘗與密藏開公同事刻方冊藏板
於五臺雙徑而藏公叅德山托鉢公案有省且見禪
道難弘創臂出血作書力勸紫柏易衣入山柏不報
乃作亮座主龍山老人故事蜚遞絕影師慕之半歷
中原窮終南自川出楚不惟不見藏公且絕不見一

人致力此道乃于途中力究忽有所入道抵公安聞
中郎袁公作禪語與龍湖諸老唱和本分事因往見
之公與師見處政相契師歎曰我緇門寥落有願荷
此事者乃入軒冕中爲唱導耶喜爲盤桓幾年手錄
中郎閑時語爲珊瑚林刻行于虎林師歸雙徑時予
力叅旣久思訪天下畱心此道者礪礪吳越登徑山
造喝石遍問山中禪士而化儀慈音二老爲翹楚咸
謂予曰公欲覓悟道者耶悟道者古則有之今無其
人矣獨體玄公近日從楚中還日以悟道爲急務此
必魔業耳公幸勿入其保社也予始知有師遂叩之

予祕重不出一語予復叩紫栢生平拈示處師疊疊
語之不倦相看六十日別數載杳絕音問於時紫栢
罹難旣寂愍師遭竄猶縈藏公絕影天下無敢言禪
者惟以淨土獨唱緇素翕然若定於一間以念佛是
誰開做淨業工夫久久要其淨思純熟而最忌者唯
悟之一字號爲魔窟焉師亦俛首說淨土更號寒灰
空弘法之心徹底灰冷昔時行履泯然著於咨嗟之
外矣後數載聞師閉關嘉禾之小東林予致書道本
分事師亦無所答後趨見於杭之蓮居見師坐淡穩
之地余結期婁江慧壽庵邀師執牛耳師攜穎夷笥

公後至寄叅狗子話于無字上生解路予曰子謂無爲休寂之實法耶否再問余曰汝問我寄問狗子有佛性也無予拍手厲聲曰無又問予拍手厲聲曰有于是寄有省入師熟視予曰佛法果如是乎於是相向而笑徘徊月餘師先去次年余復往見於嘉禾之祥符庵師曰我欲與公同住一上得否余曰固所願也師欣然過三峰先以一關畱師而聽石梵伊澹予盡心在可頂目六禪人陪閑其中日夕論究期一載復入余括囊關中師年六十有七精神益壯溪究一官置聞儀部尚書郎小修袁公從新安入吳門期

一見師欲破關去余曰大慧十智同真頌師曾判斷否師因糊頌壁間研味久之乃往吳門僦居瑞光寺尋有書來曰近來得大痛快三十年來事今實自肯已手書自肯寮匾於室中矣此師於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實證之也其於灰鞭棘棒之用則隱而未之發且不明言證處以平昔習祕重耳小修見之知其所造益玄草草別去未幾而書來告疾予以關期未完不能趨視遣聽石梵伊輩遞往給侍師於病劇時與若輩曰相酬唱迅辨鋒穎脫盡生平知見張九服孝廉崧與予善且有所得自婁江別師

數載適聞師疾來問激揚機用不少遜讓擇日告行
手書淨土偈示徒仍作書見遺別衆歡然而逝師生
於嘉靖某年月日寂于萬曆某年月日世壽六十有
九僧臘三十有二遺命茶毗建塔于徑山寂照之左
岡師嗣紫柏大師而剝落於憨山得戒雲棲與袁中
郎蘇雲坡吳本如黃羣玉爲友獨推中郎見處爲錄
刻其語嗚呼師生法末之世值禪厄之秋仰未得親
承印記之人俯未逢同唱斷金之侶余生師後幾二
十載相視莫逆法門砥礪獨有同心故其末上光明
幢惟余知之因略師之生平梗槩如左至若師之密

行不能盡述其臨寂時語及偈頌書問皆得大自在
茲不錄贊曰詞林之穎儒冠之傑乍閱禪語叅究唯
切趨侍柏師棒棒見血斷髮牢山遍叅始瞥爰遇中
郎心契符節及歸吳越禪燈冥滅逐浪隨波以淨土
說轉入轉溪愈高愈絕六十有八脊梁眞鐵一旦自
冒大法頓徹無明旣灰剛王獨雪一生溫雅到晚始
烈川駛雷奔非三寸舌臨行歡笑與禪友訣六十九
年單剩一椀堪歎世間盲龜跛鼈專重工夫於悟輕
蔑死來熱亂誰爲汝挈三十年後辨有明哲嗚呼喝
師起懦扶蹙卓然而存爲萬世碣紫柏一枝森森不

絕

三此和譜言金卷第二

五

題跋

題虛室墨書法華經

六萬字在筆未點時早已寫過了也豈待黑坐政甜
白光既發起模倣樣三請不止鼓兩片皮指東劃西
然後謂之法華七軸哉雖然要見最後一大事因緣
且看虛室上人筆塚頭上青草

題倪康侯爲母書法華經

佛無身口不解說法法絕名理不屬文字世尊于四
十年中唯以虛空萬物爲身口意以風聲水月爲文
章說一部妙法華經後人結集不得不知康侯居士
向何處下筆因范孺人遺命手書全部書成屬山僧
題其後山僧曰居士于無文字處無名理處不借釋
迦身口談我佛四十年來一段大事于筆尖上點出
苦塊間無上菩提之心爲母氏開示悟入是事且道
是事如何寫得咄點點心中血灑作寶池華

跋古雪居士遺稿

古雪居士者佛心而儒行者也弱冠初不欲娶翩然
有世外想父母惜其才強之婚既受菩薩戒于雲栖
與吾徒玄穎爲方外交最密嘗問道于余聯牀旦暮

凡幾月期以剌染叅究志在一第報親之後及玄穎
沒復作詩弔之甚悽惋余住三峰招之以書厥後竟
以青雲白雲趨向各別及再詢之已成千古矣歲已
已余說法九龍之錦樹庵值賈居士某古雪之高弟
也出居士生平所著詩草一帙及沉香亭記一冊吟
其詩則清響如怨鶴夜鳴石琴秋鼓眞令人灑颯欲
涕觀其自爲誌銘自爲贊傳中有云生爲博士弟子
試輒不後亦不甚前以是浮沉十餘年而竟以病廢
是則其未了之局也披覽及此不覺投卷而歎曰嗚
呼古雪居士以宿生不了之僧爲今世不了之儒復

以不了局繫之夢幻中曷若投碁翻局爲僧儒並了
之人然後不妨儒而儒了僧而僧了與世浮沉爲夢
爲幻耶居士有知當憶對牀竟夕之語矣于是跋于
詩尾爲居士作一大了局

疏

雲門募造佛牙鐵塔疏

騰蘭歸漢而金人叶夢康居至吳而設利湧光道否
而人興緣生而法震由衆生之心靈不可盡汨故古
佛之靈異不能永沉時繇於人人因於瑞俾衆生覩
瑞而窮源返本良有自耶逆思祖師禪一脈遠從七

佛近自歷祖燈燈輝續至我明像法浸隆眞脈稍隱
間談及衆禪見性法門竝以爲迂罔佛祖靈骨幾于
滅沒矣嗚呼仰山續風穴於將斷之際斯多繼師子
于未刑之前有此乘願之人任彼遙囑之法宜其再
興于今之世也故雲門顯聖湛和尚者再來人也決
起曹洞一枝于將墜之秋強荷祖宗一脈于絲髮之
季唱和白雪者不無其人然而滔其源拔其墜者非
假靈瑞以證之人情未之信也由是古佛畱牙于吳
門陸氏之宅相去百里現相師前旣又放光燭夜吳
人共覩遠近傳爲盛事益信老和尚半世舌頭一具

齒骨與古佛牙放光現瑞非同非異也茲將建鐵塔
於雲門并和尚光明幢同豎不朽法藏觀其事仰其
人喜祖法之再興敬述其靈蹟以告夫十方俾聞而
興起者不獨鐵塔易成將使祖宗正脈向古佛門牙
上廣宣流布於無窮劫矣復說偈曰一具門牙半夜
光吳門說法不尋常要知說法眞消息萬古雲門鐵
塔藏

結社衆禪疏

自覺聖智從智不得有無而發興首楞嚴王於事究
竟堅固而成就是以禪那在事上開悟在自心非關

文字語言道理覺照可到得也何故纔有理路纔可講說皆落有無生死皆不堅固故欲明無上菩提所貴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此處得力方乃受用得著不然則依倚說時便有禪不說時便無禪惺惺照時便有禪睡著時便無禪生時明白便有禪死時昏悶便無禪矣蓋爲自覺聖智不曾眞從有無不得處發興首楞嚴王不曾實到究竟堅固於事上耳良以人因識路動落思惟以思而通必落有無二邊之生死故謂之邪思惟苟思而轉結必斷有無別通一路乃謂之正思惟夫禪者楞嚴所謂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是

已以奢摩他之空可思也三摩提之假可思也禪那之中可思也此猶邪思所到處也至若妙奢摩他三摩禪那以妙字一串穿起三觀三止三諦了無孔罅則事事皆如銀山鐵壁故昔人舉拳云喚著拳卽觸不喚著拳卽背以其卽之離之皆落坑塹故若卽此一事背觸不得你向那裏安身立命於此去不得處力參力究向死水中一迸透脫眞光處處著實方始事事究竟事事堅固方始於智不得有無處發興大悲妙心如金剛王事事破除謂之般若波羅蜜而法華亦開於此示於此令人悟於此入於此也此處一

入不但教言入正法乃至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
業等皆順正法而惺夢睡著生之與死皆自在受用
無所疑滯不入此門皆隨福智轉去則三乘五性各
各自謂成無上道不能以此菩提妙心一貫收攝而
成剩法者多矣山僧住三峰十有七年與諸子日夕
以此事究心已有居士輩奮然發心將結甲叅禪索
數語爲同學策發不覺落二落三牽枝引蔓請於百
草頭捉敗老僧塵埃中識取天子則臨濟之主賓洞
山之君臣皆藏身無地矣吽吽無位真人是什麼乾
矢橛

卷第十六終

有仰山天目烟巖爲一代龍
昌大連金粟悟祖與我師翁
後從上綱宗致廣大而盡精
之庭官事結集卷軸浩繁摘
錄益取彈金獎玉不事雕鑄
大陰崖間投鍊壁孤撐或渺
石江湖一決波騰浪蹴魚龍
年旋失其勢海水一滴全用
住鳴呼我知尚之心亦蒼矣
按納頭制本竟厥緒今幸在

再傳漸見衰落其間雖

門瞿狀視其後終不甚

一虎步于前一龍驤于

微莫之有加今據大宗

要四編曰三峰和尚語

應物垂慈楷模百代若

狀如雲漢之高或浩狀

盡述其方地轉天迴鷹

百川于此入門堂奧斯

雲岳當四衝入達之衝

相述

三才圖會